

苏轼

的

人间情怀

Su Shi's Feelings in
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

喻世华 著

苏轼的『先赋性』关系——家园情怀

苏轼的『选择性』关系——人际交往情怀

苏轼的『业缘』关系——仕宦生涯情怀

苏轼与润州的情缘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苏軾 的 人间情怀

喻世华
著

Su Shi's Feelings in
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



 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镇 江

内容提要

本书从四个维度展现苏轼的人际交往关系及对当代人的启示意义。一是从地缘、血缘等“先赋性”关系角度,展现苏轼的故园情、兄弟情、夫妻情;二是从情感、性格、价值取向等“选择性”关系角度,展现苏轼的伯乐情、师生情、同乡情、患难情、方外情;三是从宦海浮沉的“业缘”关系角度,历时性地展现苏轼在熙宁党争、元祐党争、绍圣元符党争,以及出任“八州督”,贬谪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时的情感冲突与价值坚守;四是从地域情缘角度,展现苏轼与润州士人的交往,对诸多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澄清,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轼的人间情怀 / 喻世华著. — 镇江: 江苏大学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-7-5684-0436-5

I. ①苏… II. ①喻… III. ①苏轼(1036—1101)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4571 号

苏轼的人间情怀

Su Shi de Renjian Qinghuai

著 者/喻世华

责任编辑/杨海濒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: 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6464(传真)

网 址/http://press. ujs. edu. cn

排 版/镇江华翔票证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刷/句容市排印厂

开 本/718 mm×1000 mm 1/16

印 张/27.25

字 数/474 千字

版 次/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684-0436-5

定 价/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:0511-84440882)

序

周裕锴

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大海，任你怎样探测都难以穷尽。中国古人把苏轼的书写称为“苏海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所以，尽管历代已有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资料，当今学界已有汗牛充栋的论著，人们仍不敢声称苏轼研究已经终结，仍不敢说某本著作已经叹为观止。谁能像坎井之蛙那样无视大海的浩渺呢？

我已经领略过不少当代学者宏文巨著中的妙语高论，然而当今天阅读喻世华先生《苏轼的人间情怀》书稿时，仍然有一种兴奋的感觉。仅仅在几天前，我刚修改完成一篇演讲稿《杜甫诗中的儒家情怀及其思想渊源》，其中一部分谈及杜甫的仁爱之情，爱妻子、爱儿女、爱弟妹、爱朋友、爱邻居，以及由此推广的爱物之情。因而，喻先生书稿的书名和目录首先就引起我的共鸣。

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苏轼的气质更接近李白，天马行空，自由奔放，豪气干云，潇洒旷达。早在北宋，苏轼同时代或稍后的文士，就已把他比作像李白一样的“谪仙”。比如，黄庭坚就说：“尝有海上道人评东坡，真蓬莱、瀛洲、方丈谪仙人也。”（《题东坡书道术后》）且把苏轼与李白相提并论：“不见两谪仙，长怀倚修竹。”（《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》）而宋人往往直接称苏轼为“苏仙”，比如黄庭坚诗“还作遨头惊俗眼，风流文物属苏仙。”（《次韵宋楸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出遨》）范成大诗：“苏仙上宾天，妙意终难陈。”（《夜行上沙见梅记东坡作诗招魂之句》）朱熹诗：“罗浮山下黄茅村，苏仙仙去余诗魂。”（《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》）他们有时甚至用“似非吃烟火食人语”来评价苏轼的《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》（《黄庭坚《跋东坡乐府》），仿佛苏轼真是超然物外、飘飘欲仙的人物。

然而,苏轼的另一种气质可能被人们稍稍忽视,即他与杜甫精神相通的人间情怀。李白在《月下独酌》中想象的是与明月“永结无情游,相期邈云汉”的共盟,向往“无情”;苏轼在《水调歌头》中表达的却是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”的留恋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愿望,叹息“有恨”。归根到底,苏轼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中人,而是像杜甫一样能在充满温暖的人世间获得慰藉,像杜甫一样爱妻子、爱儿子、爱兄弟、爱朋友、爱邻居,甚至将博爱推及草木鱼鸟。

正因如此,当我看到喻世华先生大著的书名时,首先感到这是一个很新的角度,向我们展示苏轼伟大灵魂中潇洒旷达之外的另一面——“人间情怀”。当然,在此前研究苏轼的论著中,也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,特别是苏轼与苏辙生死不渝的兄弟情谊,“夜雨对床”的温暖场景,但是就整体而言,苏轼的人间情怀这个论题,涉及者并不多见。在我看来,喻先生大著对苏轼人间情怀的研究比此前的论著都更集中、更全面,因而也就更深入、更精当。

喻先生把苏轼的“人间情怀”按心理学的类型分为三种类型:第一种是“先赋性”的情感,即源于地域、家族、血缘关系的家园情怀;第二种是“选择性”的情感,即在人世间复杂关系中选择性交际产生的情感;第三种是“业缘”的关系,即仕途官场上与同僚,甚至政敌之间产生的各种复杂情感,如王安石、司马光、章惇,以及仕宦贬谪各阶段的淑世情怀。虽然“业缘”二字的概括尚可商榷,然而不管怎么说,这三种分类可以说比较科学地划分了“人间情怀”的不同层次和特点。

家园情怀正可以把苏轼与李白这样的谪仙人区别开来。当今有地方政府为李白的故乡所在地争得不亦乐乎,而苏轼的故乡却没有任何争议,因为在他的诗、词、文中到处都可看到“剑外思归客”的形象,到处都能听到“归去来兮,万里家在岷峨”的主旋律。当然,苏轼也会把他做官、贬谪之处暂时当作故乡,但那是“此心安处即吾乡”的安慰,是家园情怀的移植和延伸。喻先生用竭泽而渔的方式,叙述了苏轼在仕宦生涯的每一处任所、贬所留下的思乡诗词,让读者感受到苏轼非同寻常的强烈的故园情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喻著中关于苏轼与王闰之夫妻情的考察,一反学界只关注王弗、王朝云的现象,以苏轼自身作品及宋人记载为例,论证了夫妻二人之间平淡真挚、伉俪情深的事实。其考证之严谨,解读之准确,分析之细密,都不由使人击节称赏。这是本书的一个创新点,而且此创新是建筑在公允平实的考证之上。相类似的创新点在喻著中还有不少,如同乡情、患难情、方外情等部分都有精彩论述。

本书还有个特点,就是结构严密,设置合理,各部分章节之间条理分明,织就一张苏轼情感关系的大网,由此网状结构得以窥见苏轼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内心世界。总之,学术性和趣味性相结合,是本书的特点之一,读者自然会于此欣然一笑,用不着我饶舌。

喻先生为四川人而在镇江供职,正如当年乡先贤东坡先生留迹润州。润州作为宋代两浙路的重镇,地处交通要冲,苏轼多次来往于此,留下大量作品。喻著的第四部分专门考察苏轼的润州情怀,是本书最有特色的部分。喻先生吸取学界已有成果,集中论述苏轼与润州一些士人与僧人的关系,如柳氏三代、刁氏两代、苏颂、王存、沈括、米芾、佛印等等,恩怨情仇,纠葛交集,都是有趣的学术课题,而其中包含的地方文化特色也值得称道。当然,除了苏颂之外,润州的苏坚、苏庠父子与东坡的关系,似乎也值得一提。

我与喻先生有数面之交,同为蜀人,都是七七级大学生,并皆为苏轼的崇拜者。喻先生来函嘱我为其大著作序,一方面是乡情难以推却,另一方面更因其书颇有可观之处,故不揣浅陋,略作数言于篇首。希望喻先生再接再厉,在“苏海”中拾取更多艺术文化的美丽珍宝。

丁酉春二月华阳梦蝶居士周裕锴谨识于川大江安花园锅盖庵

前 言

苏轼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最受现代中国人喜爱的作家,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屈指可数的中国古代作家^①。人们常用“苏海”来形容苏轼或者苏轼研究。就笔者的理解,“苏海”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,一是苏轼本身的丰富性、复杂性;一是历代苏轼研究著述的丰富性、复杂性。

作为文化巨人,苏轼在哲学、政治学、史学、社会伦理学、军事学、医学诸方面都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。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出类拔萃,史上诗称“苏黄”,词称“苏辛”,文称“苏海韩潮”,诗、词、文均为宋代一流;书法有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之说,画为文竹画派传人。从政经历更是大起大落,苏轼曾“三人承明”,出典八州,贬谪三州,其经历富有传奇性。人生阅历丰富,既是能吏和良吏,又具有平民作风,既能享福,也能受苦,既能“居庙堂之高”,也能“处江湖之远”,甚至在美食、气功、医药方面都有独到造诣,东坡肉、苏沈良方都为普通百姓熟知。

苏轼研究的丰富性、复杂性表现在历代苏轼研究的资料太多。苏轼生活的时代就有很多的“苏迷”,宋人笔记小说保存了很多真真假假的苏轼故事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有“苏文熟,吃羊肉;苏文生,吃菜羹”的民间流行语。宋以后喜欢苏轼的人更多,苏轼的故事也为更多人所熟悉,有关苏轼的书籍、文章更是数不胜数。

每个人眼里的苏轼,就像林语堂先生所言,是“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”的,其实也真的难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。就像人们阅读《哈姆雷特》一样,“一千

^① 2000年7月,法国《世界报》连载了12位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东西方人物,其中有罗马帝国、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日本女官紫式部等人。在被该报称作“1000年的12位英雄”中,中国入选的只有苏东坡,该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,从此,苏东坡被誉为“千年英雄”。

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一千个解读苏轼的人往往有一千种答案。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之所以有多种可能性，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人物本身的丰富性、复杂性提供了客观基础；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立场、方法、观点、动机、学识则构成了解读的主观因素，对苏轼的解读也就林林总总，见仁见智。

鲁迅在《野草》题辞中曾说：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”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，当刚接触苏轼时，笔者觉得很了解苏轼，然而真正走近苏轼时，觉得很心虚。

最早接触苏轼的事迹，是儿时听父亲讲《水浒传》，诸如小苏学士把高俅推荐给驸马王晋卿，张都监设家宴宴请武松时其养娘玉兰唱东坡学士中秋《水调歌》，以及当时天下盛行的苏（东坡）、黄（鲁直）、米（元章）、蔡（京）四家字体，等等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笔者学习中文专业，自然会接触苏轼作品，同学中也有苏轼爱好者，经常摇头晃脑地背诵苏轼的“大江东去”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“月有阴晴圆缺”之类，但当时笔者的主要爱好是阅读外国文学作品，如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海明威之类，苏轼不在其列。

真正走近苏轼是1999年在高校工作，尤其是2003年改行做编辑，在对李白、苏轼、鲁迅、林白进行浅尝辄止的研究后，似乎是冥冥中的缘分使笔者专注于做苏轼研究，转眼间已经十多年了，发表苏轼研究论文40余篇。

在这些年的研究中，笔者主要聚焦于苏轼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世界，这为《苏轼的人间情怀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。

本书以苏轼性格为中心，人际交往为线索，诗、词、文为依据，交往人员的生平、著作为参照，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及宋人笔记小说为背景材料，以现代学人的相关研究论文、论著为参考，在梳理人物交往关系的基础上，对其关系的实质及其对当代人的意义展开挖掘，力争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新意的苏轼，全方位展示苏轼的人间情怀。

事实上，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面临三种关系需要处理：一是固定的地缘、血缘关系，这是一种具有“先赋性”的关系，一个人不可能，也没有办法选择；二是朋友关系，这是一种“选择性”关系，以情感、性格、价值取向相同或相近为基础；三是职业生涯必须面对的业缘关系，这是一种无法选择但又必须面对的关系。基于以上考虑，本书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：

第一部分为苏轼的“先赋性”关系，分别从故园情、兄弟情、夫妻情展现苏轼的家园情怀。

第二部分为苏轼的“选择性”关系,分别从伯乐情、师生情、同乡情、患难情、方外情展现苏轼的际遇、情感、性格、价值取向。

第三部分为苏轼的“业缘”关系,分别从熙宁党争、元祐党争、绍圣元符党争展现苏轼在党争中的情怀;从凤翔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苏轼任地方官几个点展现苏轼作为“八州督”如何处理同僚关系,以及如何施政;选择苏轼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作为,展现苏轼的功业。

第四部分为“苏轼与润州的情缘”,笔者生活的镇江(北宋时称润州),苏轼曾15次路经此地,并与润州士人产生过或深或浅的交往。镇江现在仍保留了有关苏轼的很多遗迹,如金山现在还存有的苏轼的玉带,为金山三大镇寺之宝之一;焦山碑林留有苏轼真迹《子玉家宴,用前韵见寄,复答之》的石刻残碑,有明代翻刻的“赵孟頫画苏东坡小像及所书《赤壁赋》”,有乾隆《自金山放舟至焦山五叠苏轼韵》诗的“御碑亭”,并有一个专门陈列苏轼题跋石刻的展室“澄鉴堂”——藏有《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序》及《墨妙亭记》苏轼石刻真迹。但历史上对苏轼在镇江的经历存在诸多不太准确的说法。诸如苏轼途经润州次数、苏轼暗恋堂妹说、刁约的生卒年、在金山举行水陆法会的时间、与佛印交换玉带的时间,以及沈括“告密”案等,本书一一进行了澄清,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。

苏轼之所以让人喜爱,固然与他多方面的才华有关,但也不仅仅限于才华,而是与他的情感、性格、人格的魅力有着重要的关系:“三代以下之诗人,无过庄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者,若无文学之天才,其人格亦自足千古,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,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,殆未之有也。”^①

苏轼一生的命运,其实也与他的情感、性格、人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研究苏轼的情感,把握苏轼的性格,进而体味其高尚伟大之人格,无疑是有意义的。

那么,什么是苏轼特有的性格呢?

随和、通达、坚守、宽容、倔强、旷达、耿介、独立、外露、理性、真挚……在这一系列词汇中其实存在矛盾:外露与深沉、坚守与通达、耿介与随和、独立与和群、执着与旷达、倔强与温厚、情绪化与理性、嫉恶如仇与宽厚待人……但怪就怪在,这一系列矛盾的词汇都可以找到相应材料佐证并立论。

笔者认为,苏轼性格的核心其实可以用两个字概括,即情与真。

先说情。在私人生活、交际领域,重情、挚情是苏轼最为显著的特点。在地缘、血缘方面,在师生关系方面,在人际交往领域,无论是对家乡,还是对兄弟、伴

^① 王国维:《人间词话》附录《文学小言》之六,译林出版社,2010年。

侣,无论是对老师,还是对弟子,无论是对前辈,还是对同辈、后辈,苏轼都情深意切;即使在残酷血污的政治领域,无论是做地方官与同僚相处,还是在政治旋涡中心做京官,无论是与自己意见相同的,还是与自己意见相左的,甚至对自己造成巨大损害的政敌,苏轼都不失人性的温情。更不要说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贬谪生活中与下层人民结下的深厚友情。

再说真。在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活、社会生活领域,真、真挚、真诚是苏轼最为显著的特点。无论是熙宁党争与王安石的恩怨、乌台诗案的灭顶之灾,还是元祐时期与司马光的争论、与程颐及其追随者结下的仇怨,甚至可以说,苏轼的一生命运、仕途浮沉都与苏轼的这种“真”有关。不管是年轻时偶尔的取巧,还是一时的张扬,他都是自然而发,绝无虚伪和矫情。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载“东坡每曰:古人所贵者,贵其真。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,弃官去。归久之,复游城郭,偶有羨于华轩。汉高帝临大事,铸印销印,甚于儿戏。然其真正明白,照映千古,想见其为人。问士大夫萧何何以知韩信,竟未有答之者。”

在日益浮躁、喧嚣、变化不定的当代,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情感,感情生活如荒漠般孤寂,焦虑、自闭、缺乏亲情和友情成为当代人生活的常态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,如何安置自己焦虑、孤寂的灵魂,成为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《苏轼的人间情怀》力图从不同侧面展示苏轼的人际关系和人生情怀,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苏轼,大而言之,对于重塑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;小而言之,可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,使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,找到一块精神休憩的绿洲。

著 者

2017年3月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苏轼的“先赋性”关系 ——家园情怀

第一章 故园情：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 / 004

第二章 兄弟情：“夜雨何时听萧瑟” / 020

第三章 夫妻情：“三个明珠，膝上王文度” / 033

第二部分

苏轼的“选择性”关系 ——人际交往情怀

第四章 伯乐情：张方平与欧阳修 / 052

第一节 “早以一日之知，遂托忘年之契” / 052

第二节 “欧阳公好士，为天下第一” / 065

第五章 师生情：秦观与李方叔 / 080

第一节 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” / 081

第二节 苏门另类弟子李方叔 / 094

第六章 同乡情：范镇、文同与鲜于侁 / 106

第一节 “岂以闾里，忠义则然” / 107

第二节 “犹弄故态如狂生” / 120

第三节 “欺君负友，吾不忍为” / 131

第七章 患难情：王巩与陈季常 / 141

第一节 “何日复相从” / 141

第二节 “季常独至九江” / 157

第八章 方外情：“不应回首，为我沾衣” / 171

第三部分

苏轼的“业缘”关系 ——仕宦生涯情怀

第九章 党争中的情怀:王安石、司马光、章惇 / 189

第一节 熙宁党争:千秋功罪任评说 / 190

第二节 元祐党争:“为”与“不为”的两难选择 / 205

第三节 绍圣、元符党争:四十年的恩怨情仇 / 221

第十章 八州督:同僚的友谊及民生关怀 / 244

第一节 凤翔:初出茅庐的挫折 / 245

第二节 杭州:吃一堑长一智 / 253

第三节 密州:“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” / 269

第四节 徐州:“水来非吾过,去亦非吾功” / 286

第十一章 黄州、惠州、儋州:苏轼的功业 / 301

第一节 黄州:赤壁下的挣扎与解脱 / 302

第二节 惠州:“日啖荔枝”的从容与淡定 / 313

第三节 儋州:“天未丧斯文”的自信与坚韧 / 327

第四部分

苏轼与润州的情缘

第十二章 苏轼在润州的行迹与交游 / 341

第一节 苏轼在润州的行迹 / 341

第二节 柳氏三代情意长 / 352

第三节 刁氏两代同年情 / 362

第四节 苏轼与润州王存之交游 / 369

第五节 “无甚相愧”的苏颂 / 382

第六节 米芾留下的谜案 / 389

第七节 “病骨难堪玉带围” / 398

第八节 沈括的“告密”案 / 409

参考文献 / 417

后记 / 423

第一部分

苏轼的「先赋性」关系

——家园情怀



所谓“先赋性”关系，指一个人不可能、也没有办法选择的关系，像地缘、血缘关系就属于这样一种关系。中国长期的农耕社会特点，使家乡、家庭等地缘、血缘关系在人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家乡、家庭对人的影响，带有近乎基因的性质。人们常说南方人机敏、北方人厚重，其实就暗含地域因素对人的重要影响（当然只是就总体情况而言）。家乡、家庭带有明显的个人特点或者强烈的私人生活印记。一个人对家乡、家庭的感情，往往可以透视其最基本的素质。

苏轼是家乡眉山永不疲倦的宣传员。大到眉山的民俗风情，小到房前屋后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成了苏轼诗文的歌咏对象。在《眉山远景楼记》里，苏轼对眉山的民风民俗如数家珍：

吾州之俗，有近古者三。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，其民尊吏而畏法，其农夫合耦以相助。盖有三代、汉、唐之遗风，而他郡之所莫及也。始朝廷以声律取士，而天圣以前，学者犹袭五代之弊，独吾州之士，通经学古，以西汉文词为宗师。方是时，四方指以为迂阔。至于郡县胥史，皆挟经载笔，应对进退，有足观者。而大家显人，以门族相上，推次甲乙，皆有定品，谓之江乡。非此族也，虽贵且富，不通婚姻。其民事太守县令，如古君臣，既去，辄画像事之，而其贤者，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，至四五十年不忘。富商小民，常储善物而别异之，以待官吏之求。家藏律令，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，虽薄刑小罪，终身有不敢犯者。岁二月，农事始作。四月初吉，谷稚而草壮，耘者毕出。数十百人为曹，立表下漏，鸣鼓以致众。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，一人掌鼓，一人掌漏，进退作止，惟二人之听。鼓之而不至，至而不力，皆有罚。量田计功，终事而会之，田多而丁少，则出钱以偿众。七月既望，谷艾而草衰，则仆鼓决漏，取罚金与偿众之钱，买羊豕酒醴，以祀田祖，作乐饮食，醉饱而去，岁以为常。其风俗盖如此。

故其民皆聪明才智，务本而力作，易治而难服。守令始至，视其言语动作，辄了其为人。其明且能者，不复以事试，终日寂然。苟不以其道，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，故不知者以为难治。

这种对眉山的永恒的怀念贯穿了苏轼的一生。猪母佛的神奇，“馈岁”“别岁”“守岁”的过年风俗，门前的万竿翠竹，春菜、荠菜的美食美味……不时出现

在苏轼的笔端。

苏轼更是中国最为杰出的乡恋诗人。苏轼一生最重要的心结,就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、对家乡的眷念、对回归故园的执着,这种无处不在的对家乡的眷念,成了苏轼诗词创作的重要素材,是其无尽诗情的源泉,既反映在对兄弟“夜雨对床”的执着追求中,也反映在与王闰之未实现的回乡计划中。

某种意义上说,对家乡的思念贯穿了苏轼的一生,几乎达到了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的地步。苏轼一生为家乡留下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恋歌,抒发了不能回归故园的无尽遗憾。

第一章 故园情：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^①

我昔在田间，但知羊与牛。川平牛背稳，如驾百斛舟。舟行无人岸自移，我卧读书牛不知。前有百尾羊，听我鞭声如鼓鞞。我鞭不妄发，视其后者而鞭之。泽中草木长，草长病牛羊。寻山跨坑谷，腾趯筋骨强。烟蓑雨笠长林下，老去而今空见画。世间马耳射东风，悔不长作多牛翁。

苏轼《书晁说之〈考牧图〉后》

这首诗作于元祐八年(1093)的汴京，苏轼时年已经58岁。人愈老，对家乡的思念也就越深，所谓叶落归根。作者对于纯真童年生活的追忆，对于宦海浮沉的厌倦，在“悔不长作多牛翁”的结语中表露无遗。

《韵语阳秋》载：“东坡兄弟，以仕宦久，不得归蜀，屡见于篇咏。嘉祐丙申，老苏在京师，曾有意嵩山之下，洛水之上，买地筑室而居……则是二苏欲归蜀，而老苏欲出蜀也。厥后，老苏葬于蜀，治命指其墓旁庚壬地，为二子之藏，而二子终不得归，信知人事之不可期也。”^②

“老苏欲出蜀”，与他早年在家乡游荡——“二十八，始发愤”有关，与他留给家乡的记忆和家乡留给他的记忆有关：“眉山苏洵，少不喜学，壮岁犹不知书，年二十七，始发愤读书，举进士，又举茂才，皆不中。”^③早年苏洵留给家乡的是浪子印象，不太成功的人生故事多少与不愉快的情感体验有关，故而“老苏欲出蜀”。

① 喻世华：《执着与旷达：苏轼诗词的还乡情结》，《镇江师专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01年第4期。

喻世华：《美丽苍凉的乡曲乡恋——论巴蜀诗人的峨眉情结》，《社科论坛》，2002年第2期。

② [宋]葛立方：《韵语阳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。

③ [宋]王辟之：《澠水燕谈录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。

东坡兄弟,特别是苏轼,留给家乡的记忆和家乡留给他的记忆与老苏全然不同。少年登科,留给家乡的是荣耀;宦海浮沉,家乡留给他的则是温情。

苏洵、苏轼父子对于家乡的不同态度,其实与他们各自的人生际遇、人生态度有关。

一、执着的还乡情结

怀乡,是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;对家乡的眷念,是中国古典诗词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。法国汉学家圣·德尼说过:“在中国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身上都具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……这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。”^①古人的怀乡诗词不绝于书:李白有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;杜甫有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;白居易有“共看明月应垂泪,一夜乡心四处同”……乡思、乡愁、乡情、乡恋,成为一代又一代诗人不倦诗情之源泉。

苏轼从21岁离乡到去世,除两次短暂的奔丧、扶丧,为父母回乡守孝外,一直作客他乡,再没有回到眉山老家。虽然对家乡的思念刻骨铭心,虽然老苏墓旁也曾为兄弟二人预留墓地,虽然爱妻王弗的“千里孤坟”等待他回去一诉衷肠,虽然与兄弟苏辙、夫人王闰之有过还乡的种种筹划,但“终不得归”成为了历史的宿命,为苏轼自己、也为家乡眉山留下了无尽的遗憾。

(一) 纵向疏理:终生不渝的还乡情结

从纵向的时间角度疏理,完全可以用终生不渝来概括苏轼浓烈的还乡情结。

苏轼第一次出任地方官,就流露了怀土思归的情绪:“西南归路远萧条,倚槛魂飞不可招。野阔牛羊同雁鹜,天长草树接云霄。昏昏水气浮山麓,泛泛春风弄麦苗。谁使爱官轻去国,此身无计老渔樵。”^②这首《题宝鸡县斯飞阁》的诗,作于嘉祐七年(1062)陕西凤翔任上,苏轼时年27岁,刚入仕就表达了这种欲归不得的愁思:为“归路远萧条”而感伤,为“爱官轻去国”后悔,为“无计老渔樵”而叹息。

随着天增日月人增寿,随着政坛上的潮起潮落,苏轼这种眷恋乡土的情愫,精神还乡的意念表现得更加强烈而执着。

① [法]埃尔夫·圣·德尼:《中国的诗歌艺术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。

② [宋]苏轼:《苏轼诗集》,王文浩注,孔凡礼校,中华书局,1984年。本书引用的苏轼诗,均出自该书。